

開放文學 – 諷刺警世 – 醒世新編
第八回 真愛色獨饒卓識 死吃煙異樣哀鳴

卻說老二專重在品貌皮膚上講究，腳小腳大均不在意，家中四個丫頭惟雪花生得一身膚色細滑柔白；鵝蛋臉，彎彎的兩道眉，長俏俏的一雙俊眼，自頭以下並無半點疤痕，人又伶俐，老二因此看上了雪花。可恨雪花太不講究兩隻腳，居然並襪子也不穿，竟如男人一般。老二又愛他勤力，無人時雪花要到老二房中走走，一切茶水皆是雪花服伺。老二愛他，因偷了洋錢與他買花粉而雪花卻不用扮，自然出色。老二因見老大成親，自己尚未說親，便與雪花恩愛起來如夫妻一般，雪花過意不去，反時時遠著老二，老二偏捨不得，見了雪花便如蜂趕花一般。這日雪花又到房中換水，老二見無人便拉雪花坐在自己牀上，雪花羞愧，說：「二少爺，你愛我做甚，我是大腳，自己也看不過，你不愛小腳反愛大腳，真是稀奇古怪。」

老二說：「我不稀奇古怪，那愛小腳的真是稀奇古怪呢。」一面說一面便摟住雪花求歡，雪花不肯，怕有人見，老二用蠻力將雪花按住。雪花不比別個女子腳小無力，便將兩腳掙住牀沿得力便翻身起來說：「你真個愛我可與我說明，將來討了親要收我麼？」

老二說：「我要中了舉人才討親，討親須絕色女子方稱心願，必如你這般品貌才要，若不得便扶你為正妻，你還問我收不收。」

雪花聽了笑了一聲便依了，在牀上又問：「你究竟說腳大的好，腳小的好？」

老二方賞識他酥胸凸乳，雪股柔腴，又看他星眼嬌眉，兩隻臂如兩枝大藕，正在昏迷不暇回答，雪花偏偏要叫他說，「若不回答，我要下牀」，老二將他的大腳踏住說：「大的好。」雪花便說：「不錯，大腳不但能做事，若有人強姦，大腳的便可與之相打，如若強姦人多，便放開腳步跑了，人人奈何我不得。譬如你今日要相好，我若不依，你便要吃我打。」

老二笑著壓住他說：「你能打麼？」

雪花道：「你再放恣我便打。」老二不聽，雪花卻果然不打。

其時有一個時辰，雪花恐有人來，要起身又不能起身，不好硬著心腸，聽老二播弄多時方聽得老二道：「你打來。」雪花一笑，便結結實實在老二屁股上一掌打了，一頭起來手挽著頭髮說：「你這該死的，我怕你要打卻又不打。」便結束了衣褲，赤著腳穿了鞋，急急忙忙走到裡面去了。

這邊華如忙收拾了被鋪，停了一會，雪花仍走到房中，坐在牀上說：「我告訴你一件笑話，我方才回去小解，見姨太太從老太爺房中出來。踏在石子縫中跌了一跤，可憐半日爬不起來，還是在馬桶上脫著褲子後聽見了，便將褲子穿好忙趕出去扶他起來。何苦做女人的偏要將兩隻腳纏的這般小，我看看代他難過。」

華如聽雪花說完便摟著雪花道：「我原知如此，所以歡喜你。我們大哥三弟卻愛小腳，不知有何趣味。大哥討了親算了，三弟終日纏住春雲，春雲人品又是中中，人人說他是趙飛燕，我卻說他是一段枯柴，只有一件好，身子輕，好抱起來頑的。」

雪花道：「我身子重麼？」便將身子伏在華如背上，華如只覺兩個奶子擱在頸上如兩個蓮蓬一般，並不覺得重便說：「不重不重，你再壓壓，有趣得很。」雪花聽了便不壓背，即掉轉身子坐在華如懷裡說：「重不重？」華如被他弄得又興發起來，剛要伸手，雪花力大便將華如兩隻腿用大腳夾住，口內說道：「有本事放來。」誰知正頑得高興，卻有人在房外走動，看是老三，雪花起身便出房去了。

誰知這兩日隱仁病體沉重，讀書一事久不說起。隱仁漸漸不要吃煙，鏡如與他燒了亦不能食。運使公不時常進房看他，自己本年老多病，亦漸漸不能起牀。

兩人病了一年，又復冬盡春來。家中上房兩個女主人，一個真小腳，一個假小腳，並皆不能管事，家人愈加膽大。內中有個曹桂小名曹小鬼，生得如小旦一般，年才二十六歲，看上了趙姨娘的小腳，趁家中有事，便與趙姨娘搭上了，不時往來，趙姨娘又偷些洋錢與他，因此運使公銀櫃內被這個偷那個偷不去查考，不到兩年已偷去大半。

到了這年冬盡，隱仁病日重一日，自知不起。對鏡如說：「你等切記，人生世上賭嫖吃著皆可犯，獨煙吃不得。吃了煙有田的不能種田，有租的不能收租，有家的不能管家。並且妻子兒孫皆要看樣，而且個個偷吃。從上等說，有官的上司曉得他吃煙，實缺去官候補不派他好差使；從下等說，百工技藝一吃了煙便不能供養父母，有妻子的並妻子亦不能照顧，即使最恩愛的夫妻，到得沒有煙吃即啼啼哭哭亦要賣去。自己至者婆賣去沒有想頭，用完了賣妻錢便去做賊，明知賊是做不得的，然因癮斷便要死在眼前不得不做了，被人拿著百般吊打亦是不怕。為因性命交關，要想煙吃，只好將性命去換，到得臨終並棺材亦沒有，此是貧苦吃煙的收稍。至於有錢的吃煙一概不便，自己便如死的一般。我從前屢屢要戒，只因多病不能戒，其實拿定主意，並非不能戒的東西，即我如今日之病非因鄉試而起，實係吃了煙方受不住辛苦，白白誤了一世苦功。」一面說，一面下淚，又說：「你們切記，煙是斷斷吃不得的，文章定然是要做的。」

隱仁日日說這些話與他兒子聽，其時鏡如早已吃得大癮，哪裡肯信。隱仁日日說了哭，哭了又說，偏把這些丫頭感悟得清清楚楚。月娥聽了這些好話，回房時常勸丈夫，鏡如反把老婆怪起來，月娥最是柔順的，便不再勸。

又過了一年，阿蓮十一歲，老大廿二歲，老二廿歲，老三十八歲，老四十五歲。老四見家中一年不如一年，心地漸漸明白，將父親言語緊緊記在心中，又看見二哥三哥偷丫環，心中大不以為然。但家中一無好樣，心中納悶，不知如何是好。趙姨娘是守不住清淡的，又被曹小鬼引壞，只是不得入港。誰知曹小鬼偏會獻殷勤，家中病人又多，今日片鹿茸，明日煎人參，運使公遂將曹小鬼作為內跟班令他鋪在上房廂房中以便病人夜中呼喚。趙姨娘便得中機會，無奈曹小鬼雖說有心卻是膽小，兩年來只敢與趙姨娘說笑，不敢公然放肆，趙姨娘見他如此冷冷清清，不似從前做外跟班之跳跳脫脫，私下又塞些銀子與他，又將兩隻腳扮得異常俊俏，曹小鬼原為見腳小動起色心，今見趙姨娘如此裝扮便覺色膽如天。看官知道婦人腳小原是招淫的，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